

《端砚铭》。
苏来村文化室墙上悬挂的苏东坡
李佳飞 摄



仕途上不幸的苏东坡，在1097年被贬琼州；幸运的海南，因为善待了这位文坛巨匠，如今倒多了几份自豪。

在临高县西南方向波莲镇境内，有一座不大的村庄叫“苏来村”，当地人说，此因苏东坡来过而得名。在苏东坡到来之前，这座村庄究竟叫什么名字，村民们都不记得了，似乎关于它的历史，只有从苏东坡到来的那一刻，才开始被赋予丰富而生动的内涵。

那么，苏东坡是否真的来过这座村庄呢？是否真如当地村民口口相传的那样，苏东坡不仅来过，还在此夜宿并留下了诗篇？

带着这样的疑问，有临高当地研究学者查阅了苏轼登陆海南岛后，由琼州府城赴儋州的行程。

苏东坡真的到过苏来村？

公元1097年6月1日，苏轼与苏辙分手，从徐闻海安渡海，及海南澄迈老城平安登岸，上岸后，受到张景温、黄宣义等当地名士的接待，后“凭舆”（租轿）赴琼州（今海口府城），在琼州城东，苏轼发现“众泉盛发”，清澈甘甜而无人汲用，特别是双泉（即洗心泉和浮粟泉），相去咫尺而味异，便告知郡人，从此，“汲者常满”。

在琼州府逗留十余天（约6月22日）后，苏轼动身赶往儋州昌化军（今中和镇），7月2日抵达，途中行程约10天。

在北宋年间，海南岛的驿道沿海环海南岛，北-东-南、北-西-南两条线都已畅通，苏东坡选择的正是“北-西-南”路线：琼山府城-老城-石蹬-马袅-临机-莫村-苏来村-古廉-积顿（头东）-泊潮-榕江-儋耳山-昌化军（中和镇）。根据路程，苏东坡行程有一半以上的时间是在临高境内行走的，并确曾来到过苏来村。

并且途中，苏轼留下诗作《行琼儋间》（原题为《行琼儋间，肩舆坐睡，梦中得句，云千山动鳞甲，万谷酣笙钟，觉而遇清风急雨，戏作此数句》）：“四州环一岛，百洞蟠其中。我行西北隅，如度月半弓。登高望中原，但见积水空。此生当安归，四顾真途穷。眇观大瀛海，坐咏谈天翁。茫茫太仓中，一米谁雌雄。幽怀忽破散，咏啸来天风。干山动鳞甲，万谷酣笙钟。安知非群仙，钧天宴未终。喜我归有期，举酒属青童。急雨岂无意，催诗走群龙。梦云忽变色，笑电亦改容。应怪东坡老，颜衰语徒工。久矣此妙声，不闻蓬莱宫。”

有研究学者认为，诗中“我行西北隅，如度月半弓”两句就是苏东坡已经到达临高境内的佐证，因为那如半月弯弓的地形，恰是莫村（今临高县城）。

在苏来村，今年46岁的村民王仲银指着一口已荒废多年的古井告诉记者，他从小就听村里的老人们讲苏东坡来过村里的故事，而这一口没有名字的古井，据称就是当年苏东坡停留饮水和喂马的地方，“我们小时候还常常从这口井里打水洗澡的，当时全村140多户人家的饮用水，主要都靠这口井供应，直到最近二十来年的时间，村里先是出现按压式的水井，后又通了自来水管道，所以这口古井就慢慢荒废了”。

因为多年荒废的缘故，记者日前在村头大榕树下看到这口古井时，石块堆砌的古井周边已长满了杂草，井内水质略显浑浊，并

在海南的文化史上，苏东坡是一座永远屹立的丰碑。这个历史上“孤悬海外”的海岛，从苏东坡的到来开始，“儒雅之风”日渐兴起，到明清时期，洗尽“蛮荒”之气的海南岛，科甲烟熏，进士举人接踵诞生，人文气象之盛，被中原仕宦誉为“海滨邹鲁”。有人说，海南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苏东坡的海南。足见他对海南文教贡献不菲。

往事越千年，慨然一叹间。苏东坡谪居琼州期间的足迹，至今仍为人们所追寻，所缅怀。海南岛西部的临高县苏来村，就是苏翁脚踪所到之处之一。

东坡遗风

临高县波莲镇苏来村：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李佳飞 特约记者 吴孝俊



临高县波莲镇苏来村村口。海南日报记者 宋国强 摄

壁长满了苔藓。井沿外侧，还有两块水槽状的遗石，看着很有久远古朴的年代感，村民说，这就是当年苏东坡的喂马饮水的水槽，因为大家舍不得丢掉，所以一直留存到今天。

《端砚铭》是夜宿苏来村所作？

在离古井不远处的村文化室，门前悬挂着一块石刻牌匾，上面雕刻着苏东坡的《端砚铭》：“与墨为入，玉灵之食。与水为出，阴鉴之液。懿矣兹石，君子之侧。匪以玩物，维以观德。”

端砚，是指广东端州所产的砚石制成的砚，唐代开始发现制造，石质坚润如玉，发墨不损毫，磨出的墨汁明艳生辉，加以工制精美，极为珍贵。唐李贺所谓“端州砚工巧如神，踏天磨刀割紫云”即指此。鉴，古代盛水以照面的器具，借喻鉴戒。苏轼研究学者林冠群先生认为，这里以阴鉴指代端砚，意思是以砚磨出的墨汁可以写出警世济时的文章，墨色黑，其德为阴，为玄。傅玄《砚赋》曰：“加采漆之胶固，含冲德之清玄。”故云“阴鉴”。两句意谓：端砚并非供玩赏的物品，而须以此让人见出主人的德行来。

众所周知，苏东坡作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坛泰斗，不仅多才多艺，诗词文章世所推崇，其对文房四宝也颇有研究，曾写下不少关于端砚的精辟论述及赞美端砚的诗文，《端砚铭》便是其中的一篇。

临高学界认为，此篇《端砚铭》正是苏东坡从琼州府城至儋州中和镇路过临高时，夜

宿波莲镇的苏来村所作，只是文学典籍及史书中尚没有发现确切的记载。

而林冠群先生则在《新编东坡海外集》注解中提到，苏东坡的端砚乃是赠与琼山人姜唐佐之物。在今天四川省眉山“三苏祠”中，所存此砚背面还有姜唐佐的题记：“元符三年，东坡移廉州，过琼，以端溪砚赠余为别。余得之，不胜宝爱之至，而岁月迁流，追惟先生言论逸不可识，因志之以示不忘云。崇宁元年十月十九日，琼州姜君弼谨识。”

当年，在海南的诸多学子中，苏东坡有几位颇为满意的学生，其中就包括“词义兼美”的琼州人姜唐佐。苏东坡非常欣赏姜唐佐这位海南“佳士”，曾在他的扇子上题了两句诗：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？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并鼓励他说：“异日登科，当为子成此篇。”姜唐佐没有让他的老师失望，就在苏东坡北归后不久，他果然中举，成为海南中举的第一人。可惜苏东坡没有等到这一天，便匆匆去了另一个世界。后来，苏东坡的弟弟苏辙为他续完了这首诗，最后两句为“锦衣他日人争看，始信东坡眼力长”。

东坡遗风今尚存

尽管《端砚铭》这首诗是否作于苏来村尚无确凿的证据，但是数百年来，苏来村的村民们始终这样坚定地认为，并将东坡重视教育、以文化人的精神传承了下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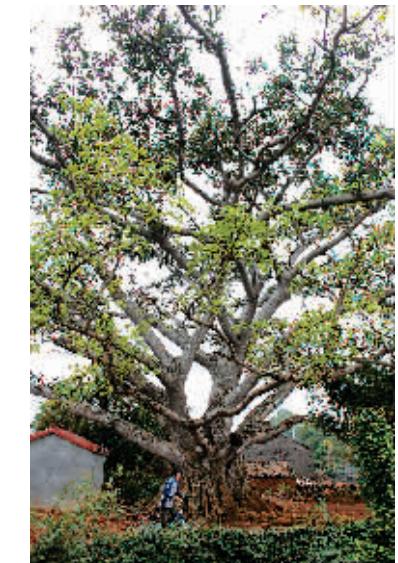
就在悬挂着《端砚铭》诗句的村文化室旁，一所叫做“苏来小学”的小学堂静静地矗立着，虽然只有10个学生，村民们还是坚持

将学校办下去，由5名教师负责孩子们的所有课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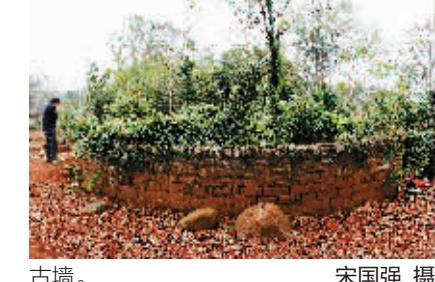
“村里有重视教育的传统，无论再穷，都至少让孩子念完小学，国内恢复高考以来，村里已经有10多个娃考上了大学，有的还念了研究生。”苏来村今年55岁的村民小组长王明勇向记者介绍这些情况时，神情、语气中，毫不掩饰地流露出一股自豪来。

如今，已创建为文明生态村的苏来村，村内道路硬化，房前屋后绿树掩映，好一派富裕、生态、健康、文明的乡村生活景象。行走其间，6个女童稚嫩的童声突然传进耳朵，让人十分意外。“沧海何曾断地脉？白袍端合破天荒。”说起苏东坡的诗句，这些最大年龄不超过15岁的女孩子，居然个个都不陌生。

王明勇说，当年苏东坡路过苏来村时正是村里干旱缺水之际，但村民们十分慷慨，不仅给东坡先生水喝，还将他的马足够的饮水，善良、淳朴的老百姓给苏东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以至于先生在离开海南之后，还曾向儿子苏过及孙子们提起过苏来村，让他的子孙后代有机会再来苏来村看看。



古树。宋国强 摄



古墙。宋国强 摄



古井。李佳飞 摄